

難行能行

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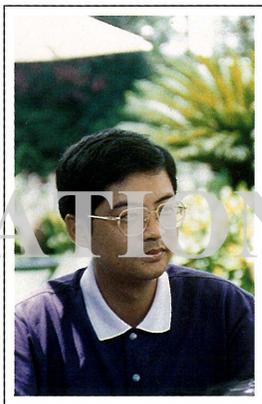
先遣人員

TZU CHI FOUNDATION



先遣人員之一

徐祥明



談起尼泊爾，總有股說不出的熟悉，與一分強烈濃郁的情感。加德滿都林立的寺廟寶塔，滿路噴放黑煙的小型公車，額頭汗水如珠的腳夫，甚至空氣中飄浮的加哩氣味，都是那麼令人印象深刻。

災民們枯瘦的身軀，襤褸破舊的衣裳，家破人亡的悲悵，無法遮風蔽雨的避難小棚，以及一臉對未來的茫然；一幕幕勘災時所親身經驗的滄桑景象，深深地烙印在腦海裏……。

尼泊爾賑災一路走來，猶如前往災區的道路一般，那麼顛簸崎嶇；在這麼多慈濟人，鏗而不捨，不畏勞苦地長期努力下，才能在尼泊爾南方災後廢墟中，為苦難的水患災民重建家園，新蓋了一千八

- 一九六一年生於臺灣省花蓮縣。
- 一九八五年自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赴美國杜蘭大學，取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主修國際發展，曾任職於花蓮地方法院。其後轉入民營機構服務，曾任行政、企畫專員、門諾醫院院長室專員、發展室主任等職。
- 現任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總管理中心祕書室主任，負責推動與督導慈濟基金會及所屬個志業體之法制、公共關係、國際事務及祕書行政等工作。
- 一九九四年負責規畫和推動慈濟對盧安達之緊急醫療援助方案，曾參與大陸賑災、衣索匹亞三年醫療重建方案、孟加拉水患調查工作南非貧困地區發放工作。
- 一九九二年負責推動對尼泊爾賑災事宜。並曾於報章雜誌撰文，強調國人與青年朋友應走出島國心態，積極培養國際觀的恢弘氣度。

百戶慈濟愛心屋。其實這段賑災工作，並不僅止有形房舍的贈與，在一幢幢排列整齊的屋舍後面，更有其珍貴的深層意義存在。

尼泊爾南方地區，發生本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澇害，受害面積之廣，傷亡之鉅，為近年來國際社會所少聞；但是，尼國深居羣山僻壤，缺少國際影響力；再則，動盪不安的國內政情，造成災害事實未能廣傳各地，當然，能得到各國的協助與支持，也只是杯水車薪。對絡繹於途的災民而言，真是呼天不靈，喚地不應，只有在荒涼的叢林邊陲，自生自滅。

這未見媒體報導的災難消息，是尼泊爾總理辦公室祕書，經由私誼告知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張駿

■ 為使尼國的中
央官員們能充
分配合賑災工
作中政府所應
盡之義務，慈
濟基金會代表
徐祥明主任（
中坐者）、葉
燕新（右）必
須經常與尼國
負責官員溝通。



逸先生，再由張委員轉知慈濟基金會。雖然，這訊息的傳送是如此曲折；但是，慈濟人的悲心，卻是和暴雨寒風中的尼泊爾水患災民，立刻緊緊扣連在一起。

從 上人行腳，一場場聲嘶力竭地講述這場悲劇，到全臺灣師兄姊妹們動員募款，甚至進一步愛的連線，推出「尊重生命，全球齊步走」，臺灣與全球各地慈濟人同步為災民們奔走募款。多少人把存摺中，準備改變「無殼蝸牛」身分的購屋頭期款，毫不猶豫地捐出；為的是把一間在臺灣的公寓頭期價款，轉變成尼泊爾南方平原上，五棟、六棟、甚至七棟的慈濟愛心屋；讓更多無家可歸的居民，能有一處可以重新開啓新生命的出發點。

這分悲心，把對家人的愛，延伸擴展為對苦難眾生的大愛，它不是國小倫理課本中的寓言故事，也不是編織出的柏拉圖式情節；而是處處可見，時時可聞的事實。從北臺灣到南恆春，從日本到美國；只要有慈濟人的地方，就有這麼令人感動的事實，不斷地不停地展現出來。

想起當時，各地慈濟人的動員情形，真是人類至真、至善、至美的活生生體現。師兄姊們冒著寒流來襲颼颼冷風，兩手不停地炒著熱米粉，只爲了能多義賣一碗，好爲災民們籌募建屋基金；臺北分會從門口排至四樓，耐心等待繳款的委員或民眾，爲的是將募來的或自掏腰包捐出的愛心，儘快地積砂成塔匯流成河，好把這股愛的力量，傳送到災民們冰冷的手中，爲他們幾近枯槁的生命，重新灌注活力泉源。

對於多數的慈濟人，以及各界參與愛心連線的善心人士們而言，尼泊爾恐怕仍然只是一個地理課本上的地理名詞，他們不會去過尼泊爾，遑論有什麼私淑之愛，卻能夠激發出這麼深刻的悲心，懷抱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以大捨成就大愛，這是多麼令人悸動的人類道德昇華與永恆不滅的人生光輝。

除了全球各地慈濟人與十方大德共同的關懷，另外，也有一羣師兄師姊，撥出他們的時間，親身加入賑災工作行列。他們以無比的熱情、智慧、毅

力與耐力，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親手布施；爲具體推動賑災工作順利進行，忍受著長途顛簸、餐餐以泡麵、罐頭果腹；寒冬中，忍受著冷冽的北風；夏日裏，頂著蒸熔大地近五十度的高溫，只爲了不忍一羣貧窮災民們所受的苦。一千八百戶慈濟愛心屋，就在這羣師兄姊，有如十月懷胎一般，逐一孵育而出，其中一切甘苦盡是修行，從一批批工作團員的臉上，我看到「甘願做，歡喜受」的修行哲學；證嚴上人的教誨在這兒，透過師兄師姊們的力行實踐；當 上人的手千，當 上人的千眼，把字裏行間的精義一一實現。

同行師兄姊，每一位都是個人最佳學習的榜樣，不同工作梯隊，有許多慈濟人加入，無法在此逐一詳舉，其中來自馬來西亞的葉燕新師兄、慈濟臺北委員吳添福師兄、從事建築設計的花蓮慈誠隊員鍾子芳、慈濟基金會營建室黃春騰組長，與祖籍西藏，隨家人流亡錫金的伊格古倫小姐；他們是推動災後重建工作的主力成員，這一段期間，他們在本身忙碌的工作中，仍然撥出寶貴時間，全力積極



■ 慈濟總管理中心祕書室主任徐祥明（上圖），雖非工程人員，在團員們相互支援中，也學得個中要領，幫忙查驗屋頂支架和施工。在賑災工作中，體會到佛法具體實踐的重要性。（左圖）



TZU CHI FOUNDATION

投入重建工作，使繁複的災戶名單確定、土地取得、社區規畫、建築設計、發包施工、工程監督、政府協調配合、以及愛心屋發放等工作得以逐一順利完成；個人衷心感恩這羣伙伴們的同心扶持，給予我許多寶貴學習的機會。

不論從參與工作伙伴們的身上，或是在全球各地響應動員的慈濟人身上，我們都強烈地感受到一分無私無我的大愛，這分堅比金石的愛，支持著慈濟人不畏勞苦全力以赴，聞聲救苦，毫不遲疑；這分大愛背後的力量泉源，則是學佛精神。

尼泊爾是佛陀的故鄉，是學佛的人一生中，希望有機會朝聖的地方。今天，我們回到佛陀的故鄉，帶回的不是觀光客的浮光掠影，而是佛法東傳中國，發展千年後，在寶島臺灣所呈現的精神，這分「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將佛法予以具體實踐，我們深深相信，這正是佛陀傳法的真正目的。佛法，不光只是用來研究，既然稱之為「法」，便是過程而非目標，協助我們到達彼岸的工具。如果只是一味地研究這工具，而不拿來使用，那麼它

將永遠是放在一旁的工具，無法協助我們達成目標，更談不上發揮功能，利益眾生。

在賑災工作過中，個人深深體會到把佛法具體實踐的重要性，感恩 上人給予這麼寶貴的學習機會，也感恩這麼多慈濟師兄弟，一起相互扶持，相互鼓勵，共同攜手同心，走過這段學佛的道路。在

此，個人藉著援筆濡墨的機會，深深地再次感恩參與尼泊爾賑的師兄師姊們，祝福慈濟的師兄師姊們福慧雙修法喜充滿，並誠摯地希望，佛陀故鄉尼泊爾的朋友們，能遠離苦難，在慈濟人共築愛心，同心祝福的慈濟村中，過著幸福、美滿、快樂的日子。

先遣人員之一

吳添福



位於喜馬拉雅山下的神秘古國尼泊爾，於一九九三年的七月二十日半夜兩點與八月十一日清晨五點，發生本世紀以來最嚴重水災，致使山洪爆發，

- 出生於一九五八年。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
- 曾任美國不列顛、臺灣分公司資深副理。
- 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分別授證為委員、慈誠隊員、一九九四年一月授證為榮譽董事。
- 現任慈濟基金會國際事務室組長。
- 曾參與大陸賑災、尼泊爾賑災、泰北賑災、衣索匹亞醫療援助。

TAI CHIH FOUNDATION

河堤潰決，一夜之間造成四十多萬人流離失所，牲口淹沒，良田、道路、橋梁、學校被破壞殆盡，就原本貧窮的尼泊爾而言，無疑雪上加霜。災民的安頓與善後工作迫使尼國政府向外求援；八月下旬，尼泊爾總理辦公室機要祕書向我國蒙藏委員會張駿逸委員長求助，希望我國政府能予以救濟，然而基於客觀因素，我國政府無法對其伸出援手，因此張委員長乃以私人身分造訪慈濟基金會，說明詳細災情，為尼國災民請命。

■ 一九九三年慈濟委員吳添福師兄，向公司請假自費的方式參與尼泊爾勸災工作，沿途強忍胃疾，圓滿達成任務，精神令人感佩。



基於慈悲濟世，不忍眾生苦，不忍眾生悲，更何況災難是發生在佛陀的故鄉，慈濟基金會遂於九月十一日出團前往勘災，將大愛回歸佛陀的故鄉，而我也隨慈濟邁出國際賑災的第一步。

憶起勘災團初抵尼國，受到非官方代表喜馬拉雅文化教育中心的熱烈歡迎，場面純樸而隆重。抵達飯店安頓之後，緊接著雙方開會溝通，所得的答覆是「災情慘重，看幾點鐘適合，他們要通知新聞媒體記者來採訪，把我們要捐的支票公開拍照，刊登於報紙」，然後接下來幾天的行程就是參訪喇嘛廟與當地古蹟；連最基本的探訪災區都要申請核准才行，甚至有喇嘛探詢我們，是否能在他的喇嘛廟舉行一場法會消災解厄。幾經交涉，並再三重申本會「尊重、直接、重點、務實」的救濟原則，明訂我們必須親自勘災評估，進而擬定賑災的方向。會議於晚上八點在一片吵雜聲中結束。當時的情緒真是錯綜複雜，百感交集，心裏頭暗自叫著：老天啊！這就是所謂的「國際賑災」嗎？亦想到背負著上人與所有慈濟人對我們的期許和對災民的關切，

我不禁悵然淚下，自覺無顏面對「慈濟父老」於是觀想 上人，乞求佛菩薩的加持。

兩天後，事情終於出現轉機；透過尼國內政部聯合祕書瑞葛米的安排，得以親赴災區勘災評估，所到之處滿目瘡痍，令人慘不忍睹，驚惶無助的難民暫時住在僅以塑膠布覆蓋的收容中心，聊避風雨，而由國際救援機構提供給他們簡單的食物和飲水，一天一餐（大人五十克小孩二十克），面對著『家徒四壁』與一雙雙無助的眼神，真是情何以堪？記得曾經有一位老菩薩，跟我們哭訴說她沒有分到塑膠布，晚上睡覺會冷，一碰到下雨更是苦啊。另外『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是在形容生活的清苦，可是在災區，我們發現孩童身上襤褸的衣服，已經是破爛得無從縫補。看到我們這些外國人，他們天真無邪的臉上雖然不時流露出歡笑，可是他們哪裏知道肚子裏的蛔蟲正在吞噬著他們這條小生命呢？一幕幕的悲慘景象映入眼簾，令人心酸，除了無奈和嘆息之外，我當下立即發願要為佛陀故鄉的災民們盡一分力量。

我曾經駐在那塵土飛揚的工地，忍受著攝氏四十五度的高溫，結果遭受前所未有的一場大病，當下才體會到「身苦心不苦的滋味」。也曾經在春節前夕，獨自留在加德滿都和尼國政府談論工地方案，

■年紀大的災民由於大多以喪失了生產能力，平日用度已是節食縮衣，再碰上這樣的大災難，已是救助無門，如今受到慈濟的幫助，各個感念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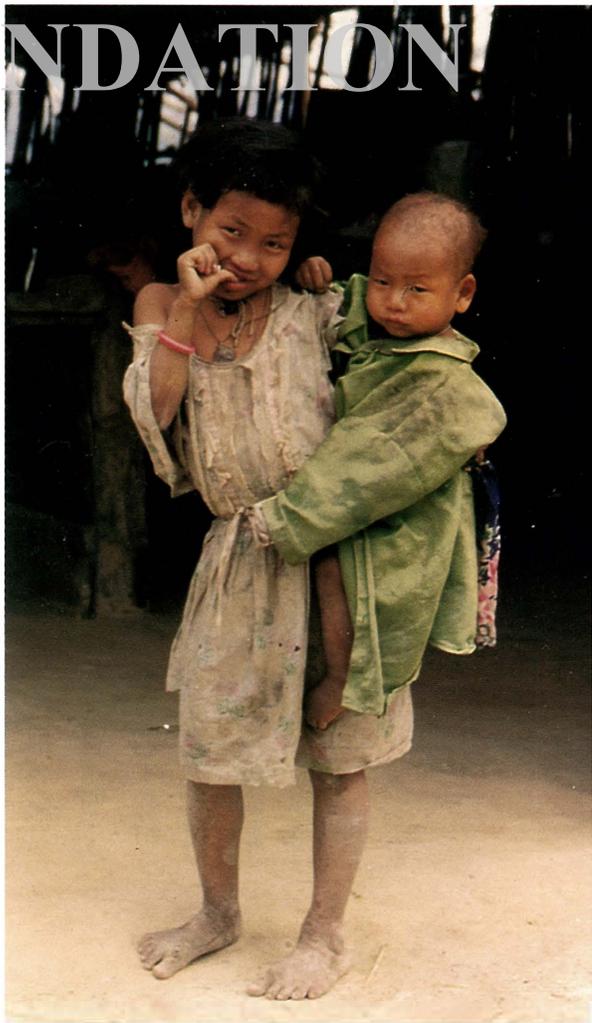


■ 父母外出打工，家中年幼的嬰孩只能靠年紀稍長的哥哥姊姊看顧，這些哥哥姊姊在臺灣還算是懵懂無知的年齡，在這卻已經要分擔家務了。

一夕之間突然被通知——土地有問題了，連房屋部長都要翻案。我獨自一人，落寞地從教育部的社會福利委員會辦公室

走回飯店；心想：我們無所求的來幫助佛陀故鄉的災民，怎麼會遭到如此的挫折呢？但念頭一轉，想起 上人常說的：「甘願做，歡喜受」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再接再厲吧！

自圓緣迄今已兩年多，一千八百戶的愛心屋已全部交到災民手中，讓他們不再飽受餐風露宿之苦，從此有個安身之處。就如同有一位住在巴當波卡里慈濟社區八號的中年男子，他被人稱為歷史人物，因為三年前他被洪水沖到兩公里外，三天後又被直升機救回來。他憨厚老實的外表，手中緊緊握著剛拿到的房屋所有權狀，木訥地向我們表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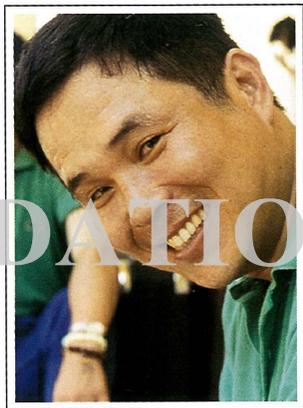
前住的方面已經沒有問題，他正努力在尋找工作。

四個新生的慈濟社區也已經為當地帶來一片繁榮，比起三年前地獄般的難民生活，恍如隔世；心中不自覺地泛起一股暖流，所有慈濟人的辛苦，總算有代價。而我總算不負所託，將慈濟愛的種子播撒在尼國的土地上；只是這些愛的種子源自於二千六百年前在尼國誕生的佛陀身上，讓我深深地感受到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先遣人員之三

黃春騰



尼泊爾這個印象中充滿神祕而又遙遠的國家，是本人從未想到會有機會造訪的地方；在有幸獲參與神聖的國際賑災任務後，心中尚未有任何興奮的念頭，整個思緒因深恐無法圓滿達成任務，而產生之惶恐心情所占滿；所以，剛開始參與時的心情，真如背負千斤般重。幸有社會大眾對慈濟的肯定，同行師兄姊之協助、本會長官的明確指示及上人歷次之鼓勵中帶有原則，大愛裏含有智慧的開示等支持，方使不安的心情，隨著慈濟愛心屋興建工程之陸續開工而逐漸踏實。

還記得第一次赴尼國洽商慈濟愛心屋興建工程事宜時，在桃園中正機場辦理機位登記，因出境簽

- 一九五九年生於臺灣省花蓮縣。
- 一九九〇年任慈濟醫院總務室庶務組組長。
- 一九九二年調慈濟基金會營建室辦理土地業務。
- 現任慈濟醫院工務組組長。

證過期，一時無法辦理出境；當時心想：此行工程事務係主要任務，因恐個人一時的疏忽，而延誤團員任務之進行時，愧疚的心情恐怕單單一架七四七客機也裝載不了。幸好同行師兄提醒，秉持上人行前開示：「大愛，要有有智慧的精神。」抱著盡力一試的心情，向入出境管理局的要員作一番說明；承辦人員聽到慈濟賑災團後，竟出人意料的主動給予特別協助，享受到一般人無法想像的待遇，立刻得以順利成行，迄今回想此事，除了還深深感謝慈濟人在社會建立良好形象，無形中幫助此行得於順利過關之外，更對慈濟精神被社會大眾所肯定，其程度之深與廣，有深刻的體會。

第一次赴尼國洽商時，雖有領隊師兄姊們「人溺己溺」的慈濟精神，積極向尼國政府官員洽商慈濟村興建事宜，以期早日完成提供災民使用；但因尼國政府效率較預期緩慢許多，加上對當地民情、風土不熟悉等因素，以致在尼國境內進行之工程規

畫事宜，進行得非常不順利；當時受挫的心情，導致返國後非常害怕繼續擔負此項任務。幸好有上人的鼓勵與諄諄的開示，以及長官們明確的指導，才又鼓起勇氣再赴尼國，進行慈濟村建地勘察、社區規畫、房舍設計、編列數量、估算金額及發包等工作。

慈濟村興建工程包工作，雖經尼國政府大力協助，使得參加的投標廠商數量，多達數十家之眾，但初期均因不瞭解「慈濟」，而有甚多廠商抱持懷疑的態度參加競標；這期間依靠同行師兄始終以誠懇、公開、公正卻又不失和氣的態度，日夜不懈逐一向廠商解說與篩選；方使投標廠商因感受師兄們身上慈濟精神的真實，而一掃先前不信任的態度。也順利篩選出最踏實的兩家建商負責承包，而發包

■ 站在窗臺上進行測量工作的慈濟基金會總管理中心營建室黃春騰組長是尼泊爾工人最熟悉的組員。在賑災方案中他負責工程籌畫與品質管理，占地十三公頃的建地，處處可以看到他的足跡，他工作時的認真態度與專業架式，令尼泊爾工程師大為折服。



TZU CHI FOUNDATION

價格亦得以降至原先報價一半以下，達到花費最少錢救人最多人的慈濟一貫原則。

工程發包完成返國向上人簡報告時，雖然心中較無先前惶恐，但因只是完成招標工作，而一切工程均未實際進行的關係，故心中還是充滿著許多的「不確定性」，直到廠商實際開工，再次隨賑災團赴尼國進行第一次工程勘驗與進度查核時，一眼看到近千名胼手胝足的建築工人，辛勤為慈濟村興建工程揮汗趕工，心中的許多「不確定」才得以解除。當時同行師兄姊們一直嘆息。因此團員們除了認真詳述勘驗工程品質，及查核工程進度外，工地施工的概況一一拍攝下來，並儘快在尼國當地沖洗，在返臺後能立刻將實況呈獻出來。

在工程勘驗過程中，由於團員均都非常深入，確實逐一查核，並對工程品質與進度堅持原則，使得建商及其所屬工程人員就都深刻體會到大愛之外，也有踏實原則的慈濟精神。因此建商不但自願負擔部分成本，再次降低承包價格，更進一步自願提高工程材料等級，並還多次自行召集災民，教導

社區維護常識與生活技能。而其所屬工程人員積極、嚴格督促工人施工外，亦都日夜不懈利用各種方法趕工，期使慈濟村早日落成交予災民，其發工品質與進度，均獲得主動協助監督之尼國政府官員與民眾的讚揚。足證慈濟精神的感召，也使工程進行格外順暢。

隨著慈濟村興建工程的順利開展與落成，慈濟的名字亦跟著在尼國境內擴散，而慈濟愛心的表現，更是隨著諸多充滿「慈、悲、喜、捨」慈濟精神的委員們，落實到每一位災民身上。

當我看到那些祖父、母級的慈濟委員們不顧自身健康條件，冒著惡劣交通、食宿及天然氣候的煎熬，千里迢迢赴尼國親自進行發放工作，更以不輸年輕人的體力逐一訪視每個受益戶，透過翻譯對災民表關懷與感恩，與轉達上人的愛心與期許。災民們，均由初期的感謝、驚訝，接著眼眶濕潤，紛紛向委員以佛家「頭面接足禮」向團員五體投地跪拜方式，表拜其最崇高的敬意。在一旁的我，除了感嘆人世間因身處不同環境，竟有如此大差異外，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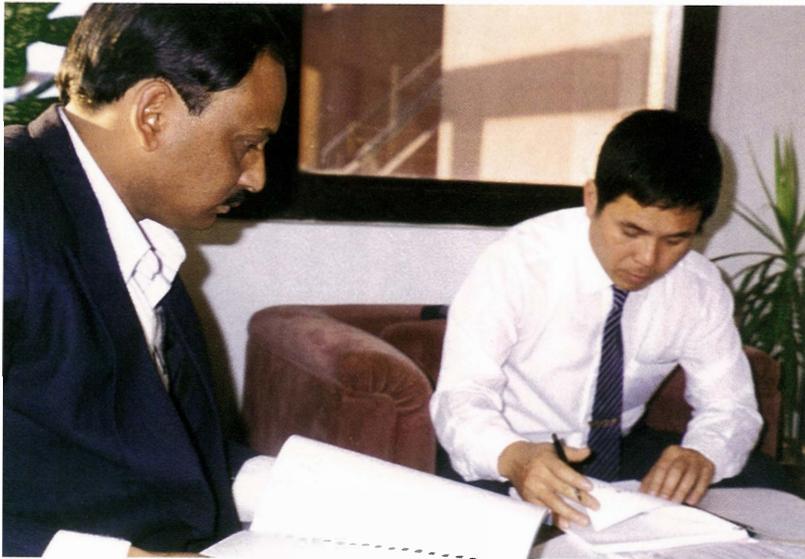
對此情此景而深深感動。

尼泊爾賑災建屋工程，業已結束達年餘之久，每當憶起慈濟委員們在尼國之為善不落人後，那分「甘願做、歡喜受」的表現，心裏就覺得社會真溫暖，只待大家共同來開啓。而慈濟就是開啓社會溫暖的鎖鑰；因此借此表達對慈濟人的感謝與尊敬。

除此之外，也對慈濟志業中心祕書室主任徐祥明的練達與協助，表達敬佩與謝意；馬來西亞葉燕新師兄的熱誠及冒險精神表示敬仰，慈濟國際事務室組長吳添福的中肯，亦令人值得學習；蒙藏委員推薦的伊格古倫小姐的精明亦令人刮目相看。花蓮慈誠隊鐘子芳師兄的踏實，是身為後輩的我必須跟進的，除此之外尚有許多無法逐一一點的慈濟人，身上洋溢的慈濟精神，都是我學習的榜樣。當然更應該

■負責建屋工程的黃春騰組長允又允武，除了在建地上發揮所長，也能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地與建築公司負責人討論工程合約上各相關細項規定。

感恩 上人在此期間給予的鼓勵、開導，方使得本人有勇氣參與此項任務，以及感謝這一切的因緣。



先遣人員之四

葉燕新



記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由於第一次尋根的因緣回到花蓮的靜思精舍，真正感受到慈濟的真善美，還有師父的慈悲。

就在這時候，尼泊爾賑災活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我主動向融師父報名參與賑災；抱持這分學習及感恩的心，就這樣第一次參與尼國第三梯次的賑災工作。

初次來到佛陀誕生地的首都——加德滿都，由列車長徐師兄帶領與政府各部門首長，洽商土地建屋事宜等。雖說送濟助金去，有時還得面對他們的不合作及百般刁難；甚至好不容易洽談好的事宜也因政治的擺盪而變卦。

- 出生於一九五七年。畢業於政治大學國貿系。
- 一九九二年加入慈濟功德會，在馬來西亞積極推行慈濟志業。
- 一九九三年正式授證委員。
- 現經營百貨業代理商。

當時受水災影響的災民，本來就是赤貧階級，根本無法重建家園，只靠塑膠布與樹枝頂起來當住家；吃也只是在空曠的土地上用石頭圍起來煮簡單食物，他們是多麼盼望我們慈濟的幫忙啊！所以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都不厭其煩、多次和尼國中央重建委員會和福利委員會等各部門交涉，終於在農曆新年的前幾天，把建房合約——鈺卡波卡里的五百戶簽署下來。

但我深深體會：即使有錢、有心去救濟貧困的人，也要有好的因緣以及把握時機。話說當過年前夕大家收工準備回家過年時，臺灣師兄飛回當天，我也因等班機而多停留二日，在徐師兄千交代萬叮

嚀下，我和當地幾位工程師承建商下災區去勘察，確定土地定點，幾次的尼國行，這是第一次且單獨下災區（這是幾個定點最遠的一個），冬天下雨山區路況不好，車子時好時壞，半路改搭當地的巴士，飽嚙又冷又擠又擠的滋味；花了十四個多小時之後，幾經波折，二天的時間到確認地點後，再立刻趕回。回程時，情況更是糟——所租用的車子竟然駛到半路沒電池、路又滑。我充當司機，由幾個人推，再不行時，連用人力車也要摸黑推，由於路滑又危險，到了半途，隔天就改乘小飛機回首都，所乘的這架小飛機也是隨風搖擺不定，驚險萬分，這真是一次難忘之旅，但卻令我更堅定要完成賑災工作的信念。

然而，好不容易從災區回來，這時尼國政府突然通知要換土地！一切又重新來過，緊急和上人

■一對父母攜著四雙兒女，幾件敝體的衣物，幾隻煮用的鍋製器具，簡簡單單地完成了喬遷大事。然而，在歷經了一場大劫之後，一家人還是平平安安地在一起，就已經是種福氣。



通過電話，上人一句叮嚀：「是不是該把工作做好啊！」這時真是一個大考驗，再加上過年歸鄉的心急，但想到那冬天裏待援助的災民也深深體到上人那分焦慮及急切的心情。於是留了下來徹夜和承建商重訂事宜及合約，第二天再與政府部門洽商第二塊建地，等於寶拉衣三百戶就簽訂下來先行開工。除夕當天，很幸運的臨時能訂到回家班機，而還可當天從泰國轉回檳城，（按常理要二天的時間）很神奇的竟有加班機，到了除夕夜，把我一顆懸在半空中的心，一路送回家過年團圓；跟著上人走在菩薩道上，雖難行能行，又能發揮人身功能，真是法喜充滿。

集合眾人愛心的尼國愛心屋，終於一排一排的落成；看到災民們歡喜飛揚的心情，甚至表達內心對慈濟人的感恩之意，他們以佛教「頭面接足禮」跪下來吻慈濟人的腳，我深深被他們感動。回想每次來到尼國賑災，有時雖也忙到只能天天吃泡麵或是體驗露宿工寮的「恐怖」；能與師兄們有機會結這分法緣，真是十分可貴；在他們身上也學到很多，

同心羣策羣力，共創慈濟志業於千秋，步行慈濟善道及精進心。

最後圓緣之行，把「愛心屋」交到災民手中，令我十分感動。那些災民雖然在極有限物質中，但都能美化自己的住家環境；利用空間從事農作或其他陶瓷生產，更珍惜所得到的資助，雖然他們的生括是那樣的簡陋，但僅僅得以遮風蔽雨安頓家庭，就足以讓這些貧困的人滿心歡喜。這些在艱困中掙扎的民國人民，歷經了重整期待及盼望到了得以安頓的種種畫面，實非身在文明世界中的你我所能想像及身受。也因實際參與賑災，未曾真正學佛且不甚懂得佛教義理的我，終能深深體會 上人所說的：「從善門入，富者施之得福而樂，貧者受之得救而安」，以「佛心為己心，以師志為己志」、「誠正、信實」，則沒有「入寶山，空手而返」之憾！



先遣人員之五

伊格古倫

◎ 王昱璇 採訪／文



身著輕便的黑外套、黑長褲，長髮隨意挽著，輪廓鮮明的五官，一臉親切可人的笑容，散發出智慧與祥和的氣息：這位曾經於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五年間，參與慈濟救援尼泊爾的工作，其投入之程度，實可謂不讓鬚眉，她就是來自尼泊爾的伊格古倫小姐 (HEGAY GURUNG)。

這位在家中有五位兄弟姊妹的女孩子，雙親是西藏康巴族人（康巴族，在西藏乃相當驍勇善戰，高大而強壯，也兼具率真的性格），同時也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們追隨喇嘛流亡到錫金，而她就是生長在這個國度。對於身上流著西藏血統的故鄉，印象

十分淡薄，但是對西藏文化卻有著濃厚的情感和興趣。

在她求學的過程中，父母一直抱持著支持的態度，家中的兄弟姊妹，都同樣地受到良好的教育。自認為只有參與團體活動時，必定全力積極配合之外，通常都是較「慢條斯理」地處理事物。

由於對教育工作的熱愛，她會利用高中畢業後的半年假期，教當地幼稚園的小朋友，看到每張童稚純真的神情，以及遵循老師的教法，除了令她感動也深深的感受到，教育必須往下紮根的重要性；更意識必須充實自己。於是，她在印度完成大學教

- 一九六七年生於尼泊爾曾任幼教、記者工作，精通藏語，尼泊爾語、華語、英語。
- 來臺後在蒙藏委員會擔任翻譯工作。
- 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參加慈濟在尼泊爾賑災，協助翻譯工作。
- 現為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研究生。

育之後，曾在臺灣國語日報學習華語，也在蒙藏委員會擔任翻譯的工作；在語言方面，她精通藏語、尼泊爾語、英語等多種語言；由於一次的因緣際會，蒙藏委員會推派她參與協助慈濟在尼泊爾賑災的翻譯工作，因此與慈濟結了善法緣。

第一次和賑災團前往佛陀的故鄉，她談起自己的感受：「剛開始，我聽人家說慈濟很有錢，而且在慈善方面也做得不錯，我以為是和國外的那種救濟模式相同——幾位有錢的太太，收集了舊衣服或帶著救濟品到貧苦的地方，一旦發放完，拍拍照作紀念就好了；因為他們長久以來都是這麼做。當我知道要參加慈濟救援活動，一度以為是過去我所認知的那種模式——和一些有錢人家的太太們同行，所以我也準備了一些漂亮的衣服；直到我見到慈濟的師兄姊姊時，才發現全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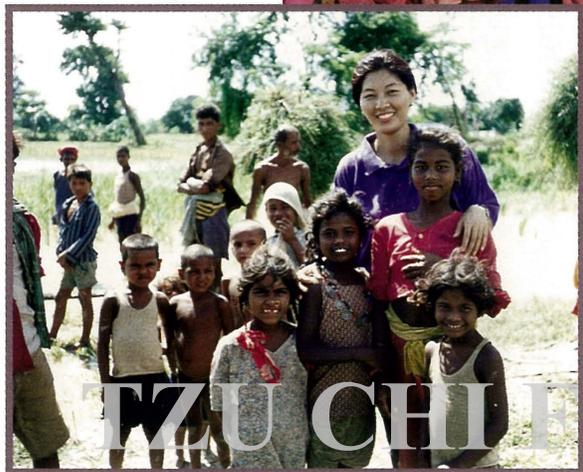
她驚異的發現：隨團竟有常住師父同行，也見到工作人員，他們一身素淨的裝束，每個人皆是笑容可掬，態度謙恭有禮；其務實的作風令她察覺到和其他團體大不相同。於是，她把漂亮的衣服收起

來，以輕便的服裝和慈濟的師兄姊姊們，展開一連串跋山涉水的賑災之行。能發揮良能，履行佛陀教法，對這位身為佛家弟子的她（西藏密宗紅教）而言，至為歡喜。

隨團參與賑災的過程中，親眼目睹尼國因水患的襲擊而無家可歸的難民，捱餓和疾病頻傳，她說：「看到他們這種情況，真的很心疼。」

過去她住在尼國的時候，活動之處皆是在都會區，她說：「若不是參與慈濟的賑災活動，就無法親眼目睹，在尼國的一隅，那些災民的慘境；我真的很感恩有這樣的機會。」

就慈濟而言，對尼泊爾的賑災工作，是第一次以主動自我推薦的方式，而且面對的是完全沒有邦交的國家，因此困難度也比較高；她和先遣人員們在工作過程中，能自己動手做的決不假手他人，充分流露出獨立而堅毅的性格。為了落實賑災工作「務實」的原則，將來自十方的善款，涓滴不漏地送達災民的手中，她主動地參與規畫和執行賑災工作；為了和尼國配合單位溝通、協調，經常和先遣人員



■曾在錫金執鞭的伊格古倫小姐，精通多種語言，也相當熱愛教育工作，承認好的教育，必須向下紮根。（上圖）她不但富有愛心和熱忱，並積極參與慈濟在尼泊爾的賑災工作。（左圖）

開會到深夜，並且協助團員翻譯，絲毫不以為苦；與先遣人員相處，猶如一家人、好伙伴。她謙遜地表示：「這是我該做的事。」

慈濟為尼國建「愛心屋」與災民，她認為是相當好的方式；期許這些愛心屋在未來的歲月中，能逐漸地發展成城鎮。在賑災工作中，讓她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婆婆對我們的團員說：「你們蓋房子給我們，可是我們也很需要食物，這些又不能拿來吃！」她為團員翻譯，並對這位老婆婆說：「慈濟建房給你們住，從此不必再露宿街頭，這已經很好了；接下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

一個滿懷愛心、熱心投入工作，處事嚴謹、明快的女孩子，不禁讓人懷疑：有什麼事，足以令她憂心或害怕的？

她笑道：「我最害怕的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拿著麥克風說話；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團圓們和對方開會討論，人數較多，我卻翻譯得結結巴巴……，我不習慣面對太多人，很正式地拿著麥克風講話。」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巴當波卡里將四百戶的「愛心屋」交與災民之後，尼國的賑災工作也畫下了休止符；對她而言，自勘災至籌建愛心屋、交屋，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一、參與慈濟的賑災活動，才發現慈濟所一再重申的賑災理念，其務實的精神，令她感佩。

二、雖然於賑災的過程中曾遇過險阻，但是能如實地將十方的愛心與千棟良宅，交付到災民的手中，是最令人欣慰的。

三、和先遣人員們合作愉快。

儘管事隔一年餘，提起的時候，依舊歷歷如昨；她更謙虛的表示，自己做得不多。現在的她正攻讀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當筆者問：「何以選擇這一門系所？」她很正色地說：「我是西藏人，雖然不是在那裏成長，但是我很想更深一層了解，有關西藏的文化；希望有一天，或者開個小班授課，把所學的一切，將西藏文化傳承下去……」她含笑地表

■年邁的災民只能將未來的生路，全寄望在慈善團體的濟助他們獲悉慈濟前去賑災，感動的落淚不已。

示，這是「希望」但未來是否真能如願而行，一切都隨順因緣；由此不難看出，她有一股強烈的民族意識，以及對民族文化的熱愛。

當她的身影在政大的校園中穿梭，誰也不會留意，這位眉宇間蘊涵著滿是愛心，曾七次往返尼泊爾，參與慈濟救援工作的女孩子；若以「女中豪傑」來形容她，實不為過。





慈濟勸災小組自災區返回加德滿都後
隨即拜會尼泊爾內政部長，
就勸災所見及未來工作方向與
內政部長交換意見。
內政部長再專心聽取慈濟代表的勸災見聞，
瞭解種種悲慘災情之後，
心情不由得沈重許多。

TZU CHI FOUNDATION

